
中共對南亞的外交攻勢

沈鈞傳

一、南亞地區的新形勢

一九八〇年九月趙紫陽出長中共「國務院」以來，曾於今（一九八一）年初首度出國訪問東南亞國家緬甸與泰國。六月初又訪問了南亞三國——巴基斯坦、尼泊尔和孟加拉。接著中共「外長」黃華亦於六月廿六日分訪另外三個南亞國家——印度、斯里蘭卡和馬爾地夫。而趙某復於八月初分訪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新加坡，並定於九月訪問日本。中共這一系列的外交攻勢，其最大的目的在企圖阻止蘇聯向東南亞及南亞地區的擴張。中共在東南亞的外交目標，主要在聯合東協五國來對抗一九七四年以來越南在蘇聯支持下，極力推行的所謂地區霸權主義和領土擴張政策；中共目前對南亞的政策，則在加強並鞏固其與巴基斯坦的傳統友好關係。同時中共更希望能改善與印度的關係，加強與印度各鄰國的聯繫，支持南亞各國的合作，其近程目標在防止蘇聯從阿富汗繼續向南亞進行擴張，其遠程目標則在離間印蘇的友好關係，希望印度不要太過份倚賴蘇聯。

當中共對東南亞及南亞發動外交攻勢，鼓吹反對蘇聯擴張主義，呼籲各國一致採取行動促使越南從柬埔寨和蘇聯從阿富汗撤兵之際，美國雷根總統所領導的共和黨政府，對於蘇聯在這兩個地區的擴張和干預也採取了相當積極的對策。尤其是爲了維護西方國家在波斯灣的利益，美國已決定負起在西亞阿拉伯半島上遏阻蘇聯擴張的重任，且進而要加強對巴基斯坦的軍經援助，希望巴國一方面負起阻擋蘇聯從阿富汗向南亞地區的擴張；另一方面取代過去伊朗巴勒維政府所扮演的「波斯灣警察」的角色。但是，美國軍援巴基斯坦自將引起印度的不安。新德里當局認爲，巴國獲得美國精密武器，勢將破壞南亞的軍事平衡，另一次南亞軍備競賽恐將難以避免。因此美國對巴基斯坦的軍援不得不採取比較審慎的態度；尤其是國際間盛傳巴國即將試爆原子彈，美國更須加以勸阻並負起監察與管制的責任。唯有如此才能消除印度的疑慮。

美軍從越南撤出後，印支三邦旋即相繼赤化，越南共黨在蘇聯指使下出兵柬埔寨，趕走了中共支持的波特政權，而代之以橫山林政權。這在本質上原屬共黨國家陣營內部的家務事，可是越南出兵柬埔寨後，已暴露其向泰國與馬來西亞的擴張野心，已使

東南亞國家協會五國面臨越南共產政權的嚴重威脅。最近無論在不結盟集團或聯合國大會上，東協國家對於譴責越南入侵柬埔寨，顯得空前的合作，使得這一地區性的國際組織，在某種程度上已有取代過去東南亞公約組織（SEATO）的趨勢^①。趙紫陽年初訪問東協前線國家泰國及其八月間訪問另三個東協國家菲律賓、馬來西亞及新加坡，其目的就在聯合第三世界國家共同反對俄越霸權主義在東南亞的擴張。中共與越南最近又發生新的邊界衝突，中共於五月廿二日再度威脅要給予越南「應得的懲處」^②。美國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何立志於隨同海格國務卿訪問中國大陸期間，曾就河內對柬埔寨的軍事干涉顯示了前所未有的關切，他在北平宣佈：「美國將向越南施加政治和經濟壓力，必要時也施加軍事壓力」^③。不久前，美國發起一項呼籲國際組織和國際機構大幅削減或斷絕對越南的一切開發和人道援助的運動，以便迫使越軍撤出柬埔寨。海格國務卿訪問北平時亦表示美國決定對中共出售武器，海格離開北平後又參加了在馬尼拉舉行的東協國家外長會議，並向五國外長保證美國決定加強在亞洲及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力量，並將在各地對抗蘇聯的干涉行動。他還重申了美國支持東協採取外交行動，以促使越南自柬埔寨撤軍^④。接著海格國務卿又訪問了澳洲和紐西蘭兩個美國的盟國，經過兩天會議後，美、澳、紐三國於六月廿三日發表聯合公報，一致表示蘇聯及其爪牙（越南）構成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脅。由此充份顯示，澳、紐兩國全力支持美國的反蘇全球戰略^⑤。

從中共「總理」趙紫陽一系列的訪問東南亞和南亞國家，以及中共「外長」黃華於六月底分訪印度、斯里蘭卡、馬爾地夫三國，再加上美國國務卿海格東來訪問，似乎可以看出一個非常重要的趨勢，那就是美國和中共都認為：它們在阻遏蘇聯霸權主義對東南亞和西南亞的擴張，具有共同的戰略利益。換句話說，在蘇聯指使越南出兵干涉柬埔寨，並進而覬覦東協國家；以及蘇聯入侵阿富汗，並威脅巴基斯坦的安全之際，美國希望中共能夠扮演重要的角色。

趙紫陽訪問巴基斯坦、尼泊尔和孟加拉前，一般預料其目的在向這些國家保證，中共與印度解決邊界問題之際不會忽略彼此間的固有關係，可是趙某在訪問期間却利用蘇聯入侵阿富汗事件，鼓吹南亞各國以地區性的合作來對抗蘇聯的擴張，同時在訪問期間還一再提出中共解決其與印度邊界爭執的方案，希望造成一種國際氣氛，迫使印度與中共談判邊界問題。趙某在訪問時還敦促南亞各國以和平方式解決彼此歧見，也就是希望印度除了與中共談判邊界問題外，應該和巴基斯坦解決克什米爾問題，和孟加拉解決移民、未定島嶼以及恒河分享用水等糾紛，趙紫陽和黃華先後訪問了南亞六國，就爭取南亞各國反抗蘇聯擴張而言，中共

註①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Hongkong, June 5, 1981.

註② [《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五月廿二日。

註③ 《法新社》北平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六日電。

註④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一年六月廿日。

註⑤ *The Japan Times*, June 24, 1981.

似已取得了若干成果；就解決中共與印度邊界問題而言，也有了突破性的發展。現就趙某與黃某先後訪問南亞的經過及其影響簡析如下。

二、趙紫陽訪南亞——鼓吹團結抗蘇

中共「國務院總理」趙紫陽於六月一日抵達伊斯蘭瑪巴德，作為期四日的友好訪問，隨行的主要官員包括「外貿部長」李強、「副外長」韓念龍、「國務院副書記長」陳楚、「對外經濟聯絡部副部長」連田峻等三十人。趙某這次訪問的對象，除巴基斯坦外，尚有尼泊爾和孟加拉二國，其訪問的主要目的首先是在團結南亞各國對抗蘇聯對這一地區的威脅與擴張。其次就是加強中共與巴基斯坦的固有關係，並支持其反抗蘇聯的軍事威脅。第三、加強對尼泊爾的經濟援助與技術合作，並支持尼泊爾所主張的尼泊爾為和平區的建議。第四、呼籲南亞國家團結合作，共同以和平方式解決彼此的紛爭。第五、保證中共與印度談判邊界問題時，不會損及北平與其他南亞國家的關係。第六、利用這次訪問的機會，製造一種解決邊界問題的氣氛，並且提出中共的方案，顯示其合理性和妥協性，爭取鄰國的同情和友誼，以便在黃華訪印時，印度如仍然採強硬的態度，中共就可歸咎於新德里的蠻橫與無理。

趙紫陽在啓程訪問南亞三國時曾在機場告中外記者稱，南亞的局勢目前並不平靜。蘇聯霸權主義在出兵佔領阿富汗以後不會就此止步。南亞各國面臨著直接威脅。他說：「我們希望南亞各國在和平共處五原則的基礎上友好相處，平等相待，加強團結，消除分歧，為反對外來侵略與干涉，為維護南亞的穩定與和平共同作出努力」^⑥，由此可見，中共目前對南亞的政策在促進南亞國家間的團結，恢復並加強與印度的正常關係，藉以限制蘇聯在南亞地區的影響力。

趙紫陽這次對巴基斯坦的訪問，是自周恩來於一九六五年訪問巴國以來的首次「總理」級的訪問。在雙方所舉行的三次會談中，趙某特別強調雙方的軍事關係，他說：「中國完全理解巴基斯坦加強國防實力，抗拒外來侵略和擴張的努力。對於巴基斯坦努力去應付蘇聯的軍事威脅，中國將力之所及給予充分支持。」對於阿富汗問題，趙某認為「阿富汗問題的公平和合理政治解決辦法，繫於阿富汗人民反抗蘇聯侵略的進展。」他又說：「我們希望阿富汗與估計八萬五千名蘇聯軍隊和蘇聯扶植的喀布爾政權展開戰鬥的起義軍，在所有熱愛正義的國家支持下，會進一步加強團結、堅持鬥爭」^⑦。趙某在六月二日訪問了白沙瓦郊區的一個阿富汗難民營，他雖然沒有公開表示要協助難民抵抗蘇聯的侵略行爲，但對他們慘遭蘇聯侵略的災難表示了同情與慰問。他同

註⑥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一年六月一日。

註⑦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June 4, 1981.

時代表中共捐贈五十萬人民幣的現款，幫助阿富汗難民克服當前暫時的困難，且還強烈譴責了蘇聯在阿富汗所犯的罪行^⑧。雙方在談到中共與印度關係問題時，趙某說：「中國、印度兩國都是亞洲大國，而且都是近鄰。我認爲，我們兩國和平相處不僅有利於兩國人民而且也有利於亞洲和世界和平。正如大家都知道的，中印有一些雙邊問題。這一些問題，我們希望通過友好協商，互諒互讓逐步地得到解決。我相信，只要有誠意，這些問題都應該得到解決。」趙某還將別強調南亞各國也必須協調彼此的歧見，他說：「我們希望發展中國同南亞各國的雙邊關係，也希望南亞各國之間互相友好相待，在和平共處五原則的基礎上，加強團結，消除分歧，爲發展自己的民族經濟和共同對付外來的侵略和干涉而努力」^⑨。從趙某這些言詞的內容來看，中共顯然希望南亞各國，尤其印巴兩國爲了一致對付蘇聯的擴張，應該彼此協商解決爭端。在過去的所有官方訪問中，中共領導人都會提到克什米爾問題，而且必定強調支持巴基斯坦的立場，可是這次趙某却一反往常，隻字未提這一問題，尤其當六月二日齊亞·哈克總統在歡宴趙紫陽的演說中曾談到印巴克什米爾問題，可是趙某在發表答謝詞時，故竟不提這一問題。由此可以看出，中共盡量避免觸及任何與印度利益相背的敏感問題，以免增加黃華訪問印度時遭到困擾，同時也具有討好印度的作用^⑩。

趙紫陽訪問南亞的第二站爲尼泊爾，當他於六月四日從拉哈爾飛抵加德滿都時，受到尼國首相兼外交大臣蘇里雅·巴哈杜爾·塔巴(Surya Bahadur Thapa)及其他高級軍政官員的歡迎。在訪問期間，趙某除了和塔巴首相會談外，還晉見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Birendra)。在尼泊爾的整個四天訪問行程中，雙方除了譴責蘇聯在南亞及東南亞的擴張、呼籲南亞各國團結對抗外來干涉，以及要求一切外國軍隊立即撤出阿富汗及柬埔寨外，趙某還特別表示支持今年四月底在可倫坡召開的南亞七國外長會議。就區域性國際組織而言，在東南亞過去有東南亞公約組織，現在的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在某種程度上已取代了東約的地位；而南亞與中亞國家，直到現在，無論在政治、外交和經濟方面，都還沒有類似的合作與團結的趨向。唯一朝著這一方向努力的是今年四月底，印、巴、孟、斯、尼、布丹和馬爾地夫七國在可倫坡的副外長級會議。該次會議最早是由孟加拉總統齊亞·拉曼(Ziaur Rahman)所發起，幾經波折才使印度勉強答應參加。會議的目的主要在促進南亞國家的團結與合作。南亞七國首次會議，由於印度立場的獨特，並沒有達成具體的決議，而下次會議預定將在加德滿都舉行。因此趙某訪尼期間特別鼓吹南亞國家的團結與合作，並且希望使這一會議蒙上反蘇的政治色彩。他說：「我們高興地看到，尼泊爾和南亞地區國家，在本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受到嚴重威脅的時候，堅持聯合國憲章的原則，仗義執言，反對外來的侵略。不久前，南亞七國……在可倫坡開會達成某些協議，這是南亞地區朝地區合作方向邁出的可喜的一步，我們希望，將在加德滿都召開的會議能取得新的進展。」趙某同時還強

註⑧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一年六月三日。

註⑨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一年六月四日。

註⑩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Hongkong, June 12, 1981.

調了中共「堅決支持比蘭德拉國王陛下關於宣佈尼泊爾爲和平區的建議」^⑩。尼泊爾首相塔巴對於中共過去所給予的「慷慨援助」表示無限的感激，他說，尼泊爾一直在努力增加其與中共的貿易。他希望「隨著西藏地區的經濟開發，尼中兩國必定互蒙其利，合作無間」^⑪。

中共經常利用尼泊爾作爲宣佈對外政策的一個適當場所，這次趙紫陽訪問加德滿都時也不例外。趙某在六月七日的記者招待會上談到中共對中印邊界問題的立場時，重新強調去年鄧小平向印度議員及「勇士」雜誌主編所提出的建議，也就是所謂「中印邊界問題只要在互諒互讓的精神下，是可以取得一攬子解決的。」他希望能得到印度政府的積極響應^⑫。

趙紫陽南亞之行的最後一站是孟加拉，原定自六月七日起前往訪問四天；可是不幸孟加拉總統齊亞·拉曼於五月三十日，亦即趙某啓程之前，在一次軍人流產政變中被殺身亡，趙某的原定訪問行程不得不暫告延緩。在此期間，蘇聯的傳播機構曾指稱中共幕後支持孟加拉軍人政變，趙紫陽對此曾指爲「荒謬透頂和惡意中傷，不值一駁。」中共爲了證實其與孟加拉流產政變毫無瓜葛，終於透過外交途徑，使趙紫陽仍然如期往訪，但是由於孟加拉國喪期間，不便接待外賓，所以趙某將行程縮短。當趙紫陽一行抵達達卡機場時，受到孟加拉代總統薩達爾（Abdus Sattar）的迎迓。趙某乃拉曼遇刺以後第一位訪問孟加拉的外賓，這對中共而言，足以澄清蘇聯宣傳機構的誣控，對孟加拉而言，已產生了重大的心理影響，顯示中共在孟國面對任何危機時都會予以支持，當趙某與薩達爾代總統會談時，雙方討論了中印邊界糾紛和印孟間對新生島嶼主權爭執等問題。最後中共與孟加拉發表了一項公報，強調雙方在許多國際問題上持共同的想法，雙方還希望繼續磋商與合作。趙紫陽在孟加拉局勢極不穩定的情況下，訪問達卡，對拉曼總統之遇刺表示哀悼，同時慰問了孟國朝野人士及拉曼的遺孀。所以趙某的訪問雖僅短短廿四小時，但是對他南亞三國之行却增加了政治和外交的重要性^⑬。

三、錯綜複雜的中印邊界問題

一九七九年底蘇聯出兵入侵阿富汗以及一九八〇年初甘地夫人重返政壇，對南亞地區的國際局勢發生了重大的影響。尤其在阿富汗事件的衝擊下，印度一反過去的親蘇作風，並未全力支持莫斯科的侵略行爲，因此使得中共對於中印雙方關係進一步正常化的發展充滿著幻想與希望。最令中共感到意外的乃是印度新國會首次集會時，印度總統於一九八〇年元月廿三日對國會宣佈：

註⑩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一年六月六日。

註⑪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June 6, 1981.

註⑫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June 8, 1981.

註⑬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une 12, 1981.

「印度仍願與中國討論任何雙方的問題，其中包括在平等基礎上和平解決邊界問題」^⑮。印度甘地夫人新政府採取的這項外交政策主動後，立即引起了中共的熱烈響應。首先是中共打破過去廿年來的冷漠慣例，派遣「外長」黃華參加印度代辦在北平舉行的國慶酒會。在會上黃某提到邊界問題時說：「我們也決心尋求解決兩國之間的懸而未決的問題」^⑯。接著中共「對外關係協會」的主席王炳南也舉行了慶祝印度國慶紀念大會。

爲了迎接中共與印度關係進一步地向前推進，雙方在一九八〇年初，展開了科學家、學者、新聞人員、議員以及工農代表的互相訪問，其中最受重視的乃是印度人民黨國會議員史瓦米（Dr. Subramanian Swamy）應邀到北京大學訪問並發表演說。史瓦米議員爲印度國會中的親中共派要角，他在訪問中國大陸期間曾與「人代會副主席」烏蘭夫有過接觸，中共即利用他在議會中的特殊身份，要他向印度外交當局轉達以談判解決邊界糾紛的建議，俾作爲一種試探。史瓦米訪問中國大陸一週後回到新德里時，立即於四月十六日向記者發表了中共當局對邊界問題的立場^⑰。接著，一九八〇年四月十八日，在南部非洲的津巴布韋（羅得西亞）獨立慶典上，黃華與甘地夫人作了卅分鐘的晤談。同年五月八日，當時的中共「總理」華國鋒又在參加狄托葬禮後與甘地夫人作了半小時的非正式會談。在這兩次外交接觸中，雙方都表示希望能改善關係，並解決歷史懸案。

一九八〇年六月中旬，印度外交秘書（主管東亞事務）岡薩維斯（Eric Garsalves）訪問中國大陸，以肯定中共對邊界問題所持的立場，而且在此以前，甘地夫人於五月廿五日透過「新德里」雙周刊的訪問談話表示：「我們從未提出任何解決邊界問題的先決條件。」可是她對於中共是否有解決這一問題的誠意表示懷疑^⑱。印度外長勞奧也在岡薩維斯訪問北平前夕告國會上議院稱，中印邊界糾紛不獲解決，印度不可能和中共實現關係正常化。從這兩位印度領導人公開言論中，我們不難看出印度決策者已向中共施加壓力，希望在岡薩維斯訪問期間，能達成初步的諒解或原則性的決定。可是中共對岡氏的訪問未加重視而一味敷衍。中共顯然避免把邊界問題作官式的攤牌，相反的却經由鄧小平在與印度國防雜誌「勇士」月刊（Vikrant）的主編克里相·庫瑪爾（Krishan Kumar）的訪問談話中加以宣佈。鄧小平在六月廿一日接受訪問時稱：「我認爲中國和印度的邊界問題，可以經由一攬子方式來解決。在東段，中國可以承認歷史上的所謂麥克馬洪線。」當庫瑪爾要求鄧某詳加說明時，鄧某又說：「當我們可以承認目前東段的實際控制線時，印度也應當承認西段的現狀。」接著他又說，如果雙方不能達成這一協議時，「我們可以

註⑮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Jan. 24, 1980.

註⑯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〇年元月廿七日。

註⑰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April 17, 1980.

註⑱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May 26, 1980.

把這一問題攔在一邊。這一問題不該阻撓兩國間關係的發展^{①9}。中共希望以承認東段麥線的合法邊界來換取印度對西段阿克賽欽的實際控制線，在本質上並不是一個新的建議，實際上等於是一九六〇年周恩來向尼赫魯建議案的延續^{②0}，所不同的乃是周某當年的建議只是一種恢復中印對話的訊號，而鄧某的建議已經成爲一種外交的主動。印度對於這一主動並未作出立即的反應，因爲那並不是一項經由外交途徑的正式建議，但是印度對於談判解決邊界問題的興趣仍然非常濃厚，希望能透過外交決策者的接觸，作正式的對話，於是由岡薩維斯向中共正式邀請黃華訪問印度。

黃華原定一九八〇年十月訪問新德里，一則在回報一九七九年二月前印度人民黨政府外長瓦吉巴伊的訪問北平，另一方面則準備和印度作正式的接觸，以便商討解決雙方的懸案，尤其是希望尋求一條解決邊界問題的可行途徑。可是印度政府突然在一九八〇年七月七日正式承認柬埔寨韓桑林政權，使得中共大感不悅。首先是中共「外交部新聞司」發言人於七月九日發表談話稱：「印度作爲一個不結盟大國，居然承認越南用武裝在柬埔寨扶植起來的傀儡政權，客觀上對越南侵略柬埔寨的行徑起了縱容的作用，這是有損它的形象的」^{②1}。接著，中共於八月七日證實，黃華原定十月間的訪印行程業已取消，其理由爲「黃華在北京和國外有許多約定的事務」，致使無法在年底前成行。但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強調，這只是「推遲」而已^{②2}。印度認爲中共突然取消黃華訪印之行，無非重施反覆無常軟硬兼施的故技，其目的不過是向印度施加壓力，以便促使新德里在中印邊界問題上早日達成妥協而已。

過去一年來，中共與印度都做了一些討好對方的行爲，例如一九八〇年八月七日，印度四十名邊防軍從錫金邊界誤入西藏地區的亞東一帶後被中共當局扣留，後經中共的抗議以及印度的致歉，中共立即於八月二十日將印軍全部釋放^{②3}。一九八一年三月，甘地夫人親自接見了赴印表演的武漢雜技團，該團領隊夏菊花還向她贈送了禮物，甘地夫人也稱讚該雜技團爲「友好親善的使節」^{②4}。雜技外交落幕後不久，印度人民黨議員史瓦米應中共「外交學會」之邀，於四月六日再度訪問北平。行前史瓦米曾親訪外長勞奧，所以一般認爲這次訪問具有溝通中共與印度關係的橋樑作用。事實上中共也利用這次史瓦米的訪問，向印度大拋媚眼。當鄧小平接見他時特別提到印度是「次大陸的老大哥」，與印度相鄰的國家都應和新德里改善關係。鄧某原定會晤史瓦米議員

註①9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June 23, 1980.

註②0 詳見 Neville Maxwell, *China's Indian War*, Pantheon Books, New York, 1970, P. 136.

註②1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〇年七月十日。

註②2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〇年八月八日。

註②3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〇年八月廿三日。

註②4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March 4, 1981.

的時間僅半小時，實際上雙方談話却破例延長到一百分鐘²⁵。更不尋常者乃是翌日的「人民日報」居然以極為顯著的版面，刊登了鄧某接見史瓦米議員的談話內容和照片，這種優遇可以說是印度首任總理尼赫魯訪問中國大陸以來的第一遭，使印度政府有點不知所措之感²⁶。鄧某還當面告訴史氏，中共已決定在短期內派黃華前往印度。中共之所以急於與印度解決邊界問題，主要是由於蘇聯和印度的關係有愈加密切的趨勢，中共急於拉攏並討好印度，希望印度能減少其對蘇聯的依賴。此外中共與越南的緊張局勢升高、阿富汗危機遲遲無法解決以及美國準備軍援巴基斯坦等問題，都是促使北平與新德里必須立即進行外交接觸的主要原因。因此，中共「外長」黃華決定在趙紫陽訪問南亞後立即進行包括印度在內的另一次南亞三國的外交訪問。

四、黃華訪問新德里——突破性的發展

中共「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黃華應邀前往印度、斯里蘭卡和馬爾地夫三國進行正式訪問，展開了中共對南亞反蘇外交攻勢的第二階段。黃華及其妻子何理良等一行共十四人，於六月廿六日抵達新德里。雙方除討論南亞及東南亞局勢、美國國務卿海格訪問大陸以及雙方貿易關係外，主要的焦點集中在商討如何解決中印邊界爭端。黃華首先在機場發表書面談話稱：「中印兩國有很多共同點，都面臨著維護世界和平和建設各自國家的任務。我們需要互相學習、增進了解、發展友好合作關係。」黃華還表示：「希望同印度外長勞奧和印度其他領導人進行真誠、坦率 and 友好的會談，共同探討進一步發展兩國關係的途徑。……我希望這一次訪問有助於增進中印兩國之間更好的了解和兩國關係的進一步發展」²⁷。他在書面談話中沒有暗示此行是否會提出解決邊界糾紛的特別建議。在當晚的歡迎宴會上，勞奧外長致詞時特別提到：「邊界糾紛是妨礙兩國關係改善的一個主要問題，但是我們打算瞻顧未來」。黃華在致答詞時說：「邊界問題不應該成爲兩個鄰國發展友好關係的障礙。只要雙方具有誠意，互諒互讓，共同努力，包括邊界問題在內的任何糾紛，都可能獲得滿意的解決。……我們相信，只要有爭執，我們都可以透過討論來尋求解決之道，千萬不要讓爭執問題阻礙中印兩國關係的發展。」談到外交政策時，黃華說：「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是中國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針。」勞奧則重新強調甘地夫人在慶祝不結盟高峯會議二十週年時的講話：「印度的政策是鞏固既有的友誼；有分歧，應設法達成諒解；有敵對，就應該設法竭力消除。」勞奧提到印蘇友好關係時，特別強調：「印度與任何一國的友

註²⁵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一年三月四日。

註²⁶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Hongkong, April 24, 1981.

註²⁷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June 27, 1981.

好，絕不犧牲與別國的友好」²⁸。從雙方充滿外交詞令的聲明中，我們不難看出，中共「外長」黃華盡量避免正式觸及邊界問題的解決方案，只希望印度接受談判，作為解決這一問題的第一步驟。印度方面則認為無法接受中共「副總理」鄧小平所提的「一攬子解決方案」，但是可以接受雙方談判解決的建議。甘地夫人在六月廿六日向記者表示，只要中共繼續佔領印度的領土，雙方就不可能達成任何協議²⁹。甘地夫人的話，顯然已拒絕了鄧小平所提出的解決方案。

在黃華與勞奧第二天的會談中，雙方曾談到若干實際問題，而且也對解決雙方的懸案描繪出一個輪廓。中共方面已同意印度教徒可以前往西藏地方的岡底斯山 (Kailash) 和瑪薩羅沃湖 (Mansarovar) 的印度教寺廟進香朝聖。印度外長還表示，如果需要整修寺廟，修築道路，印度願意分擔費用，必要時也願意提供技術上的協助。會談中勞奧曾向黃華強調，印度不會接受以麥克馬洪線的合法化來換取對阿克賽欽的讓渡。印度反對「一攬子解決方案」，希望另覓解決邊界問題的途徑。黃華則並沒有提出具體解決邊界問題的方案，只是籠統地說出所謂「導致中印於一九六二年苦戰的兩國懸而未決的問題，可以在和平共存的五項原則基礎上作出處理」³⁰。六月廿八日黃華與甘地夫人進行了七十分鐘的會談，最後雙方終於採取了一項重大的步驟，打破了因邊界問題所造成的僵局。印度方面決定在九月底派遣一個官方代表團前往北平開始進行談判。甘地夫人也欣然接受黃華之邀，在適當時期訪問中國大陸。甘地夫人在會後的記者會上形容黃華的訪問是一次「重要」的訪問。黃華在記者會上公開聲明，邊界爭執是帝國主義侵略政策和擴張主義在歷史上留下來後果，再加上這些爭執本身是錯綜複雜。不過，他相信只要中印兩國能顧及「歷史背景、民族情感和既成事實」，在平等互惠的精神上來談判協商，邊界問題應該可以獲得解決。黃華在記者會上承認，中共和印度，在阿富汗、柬埔寨、印度洋和平區等問題上，意思並不一致，但是這些都不會影響雙方友好和合作關係的發展³¹。黃華這次訪問印度，雖然並沒有提出鄧小平所宣佈的「一攬子解決方案」，但是印度終於同意了正式派代表團前往北平進行談判，此不僅是一項重大的突破，也不能不說是一次重大的外交成就。不過邊界問題的談判，最後難免要經過領土的讓渡和補償的過程。換句話說，如果中共基於戰略上的需要，堅持印度必須承認阿克賽欽的既成事實，那麼印度也必須取得領土的補償，否則任何談判，如果雙方各自堅持己見，也就沒有任何必要了。

黃華結束訪問印度行程後，立即飛往印度洋上的斯里蘭卡和馬爾地夫兩個島國訪問。其間除了討論國際局勢、經濟貿易以及印度洋和平區等問題外，黃華又再度強調其反對霸權主義的陳腔濫調。黃華訪問馬爾地夫，可說是中共領導人訪問這一印度洋羣

註²⁸ Ibid.

註²⁹ Ibid.

註³⁰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June 28, 1981.

註³¹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June 29, 1981.

島國家的首次。馬爾地夫離印度南端西南方約四百英里，共有珊瑚島嶼二千餘個，居民僅十四萬五千餘人，主要以漁業及觀光事業為主；可是在今天美蘇在印度洋爭奪霸權的局勢下，馬爾地夫具有相當重要的戰略價值。過去蘇聯曾希望在這一島國建立基地，但是並沒有獲得允許。今天中共派出外長前往這個偏僻而遙遠的小島訪問，足見中共在亞洲大陸的反對蘇聯霸權主義擴張的政策已伸入廣大的印度洋地區。

趙紫陽和黃華在短短一個月內，分別訪問了南亞六個主要國家，足見中共對這一地區的重視。今年四月下旬，南亞七個國家在可倫坡集會共商地區性合作事宜，其性質雖然屬經濟合作、文化交流、科技發展等方面，但是也曾談到蘇聯入侵阿富汗事件。因此，中共派出趙黃兩人訪問南亞七國區域合作會議的六個主要會員國（布丹除外），同時在訪問中也一再表示支持南亞國家間的團結與合作。由此可見，中共也想像這一發展中的區域性國際組織納入它的所謂「國際反霸統一戰線」之中。

（本文作者係本中心副研究員）

立法委員
國際問題專家
鄧公玄先生遺著

「浮漚掠影」業已出版開始發售

本中心前副主任兼本刊主編故立委鄧公玄先生，為我國有數國際問題專家之一，著有「國際論文選」、「今日之歐洲」、「國際公法與國際關係」等書，鄧氏逝世後，由其夫人張近激女士以一年餘時間，整理遺稿，完成「浮漚掠影」一書，內容除鄧氏一生從政歷史外，尚有時稿遺墨，自訂年譜及生活相片等，全書四十餘萬言，六〇〇餘頁印刷精美。

25開本 每冊實售 新臺幣二〇〇元（郵資另加）

經銷處

三民書局 世界書局 臺北市重慶南路1段
中外雜誌社 臺北市新生南路3段7號之2（2樓）